

經典印象
CLASSIC IMPRESSION

JAMES JOYCE

SHORT STORIES

都柏林人

乔伊斯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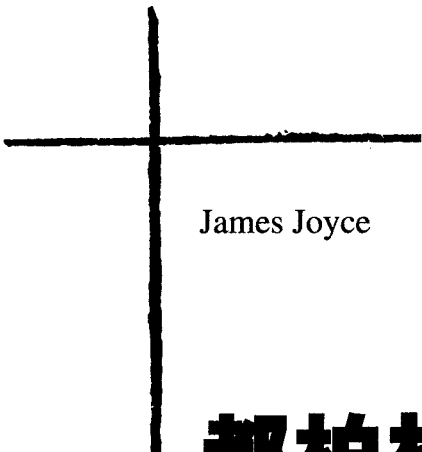
◎ 孙梁 宗博 等译

252



Zhejia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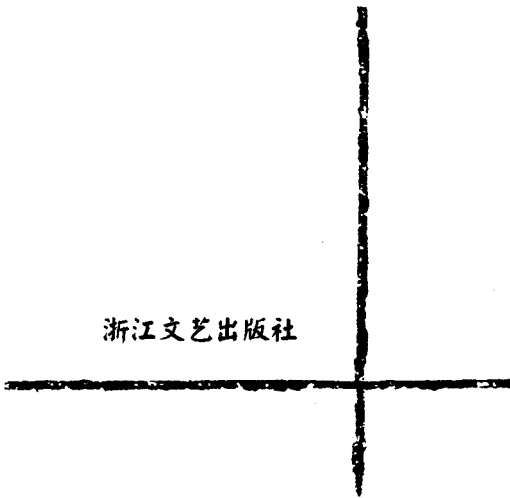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James Joyce

都柏林人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王晓乐

装帧设计:夏季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柏林人/[爱尔兰]乔伊斯(Joyce, J.)著;孙梁
等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2. 7
(经典印象译丛)

ISBN 7-5339-1558-5

I. 都... II. ①乔... ②孙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
集-爱尔兰-现代 IV. 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3028 号

都柏林人

[爱尔兰] 乔伊斯 著

孙 梁 宗 博 等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40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2 字数 175000

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339—1558—5/I·1389 定价:14.00 元

目 录

姐妹们 / 1
偶遇 / 11
阿拉比 / 21
伊芙琳 / 28
车赛以后 / 34
两个浪子 / 41
寄寓 / 52
一朵浮云 / 59
无独有偶 / 75
土 / 86
悲痛的往事 / 93
纪念日,在委员会办公室 / 103
母亲 / 123
圣恩 / 136
死者 / 162
译后记 / 208

姐 妹 们

这一回他没有希望了，这是第三次发作了。一夜复一夜，我经过他的屋子（在假期里），仔细观看那灯光映现的方窗；一夜复一夜，我发现同样的灯影，黯淡而不闪爍。我想，假如他终于死了，我会看见阴暗的窗帘上烛影摇红，因为我知道，尸体的头边必然会点着两枝蜡烛。以前他常跟我说，“我的日子不长了。”那时我以为他是随口说的，现在却明白果真如此。每晚当我仰起脸，谛视那窗口的时候，总是喃喃自语：瘫痪^①。这个词在我听来很陌生，犹如《欧几里得课本》中的“罄折形”^②，或《教义问答手册》中的“买卖圣职罪”。然而，现在听起来，这个词仿佛是一个邪恶的罪人的名字。这使我十分害怕，却又渴望更接近它，看看它致命的恶果。

我到楼下去吃晚饭时，老柯特正坐在炉边，吸着烟。当姑妈舀出我的一份麦片粥时，他好像旧话重提似的说：

“唔，我不想说他当真……不过是有点儿怪……他总有一点怪诞。我的想法是……”

他说着便吸起烟斗，无疑地借此理一下思路。讨厌的老傻

① “瘫痪”同“麻痹”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（paralysis）。这里开宗明义，象征《都柏林人》总的主题：描述“精神麻痹”（moral paralysis）。

② 罄折形，数学名词，从平行四边形的一角，除去相似的较小的四边形后，剩下的即这种图形。

瓜！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相当有趣，老是谈什么昏厥喽、蠕虫喽，等等；可是不久，我就厌恶他，讨厌他不断唠叨关于酒厂的逸事。

“我有自己的见解，”他说道，“我想这是那种……怪病……不过难以肯定……”

他又吸着烟斗，到底没有讲明他的高见。姑父看我瞪着眼，便说：

“嗯，你的老朋友过世了，你听到了会难过吧。”

“谁？”我问道。

“弗林神甫。”

“他死了？”

“柯特先生刚才告诉我们的。他来这儿之前经过那屋子的。”

我知道他们都在注视我，所以只管吃东西，仿佛对这消息毫无兴趣似的。姑父向老柯特解释道：

“小家伙跟他是好朋友。那老头教他懂得很多事情，你知道么；有人说，他对这孩子抱着很大希望呢。”

“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吧，”姑妈虔诚地说。

老柯特瞅了我一会。我感到他那双念珠一般乌黑的小眼睛在审视我，可我不愿让他看清楚，便闷着头吃粥。他又吸起烟斗来，最后噗的一声朝壁炉里吐了口痰。

“我可不会让自己的孩子……”他开口道，“跟那种人谈得太亲热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柯特先生？”姑妈问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”老柯特说，“这样对孩子没好处。我的意见是：要让小家伙跳来蹦去，跟他同年的孩子们玩，不要……我说得对吧，杰克？”

“这也是我的原则，”姑父道，“要教孩子待在自己的圈子里。我

一直对那个罗森克洛兹^①小教徒说：要锻炼呀！想当年，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可每天早晨都洗冷水浴，不管冬夏，至今如此。教育是很细致的，并且是包罗万象的……让柯特先生尝一块最肥美的羊腿吧，”他叮嘱姑妈。

“哦，不，不，不敢当，”老柯特说。

姑妈从冰箱里拿出那盆羊腿，摆在桌上。

“可是，柯特先生，为什么你认为那样对孩子不好呢？”她问道。

“对孩子就是没好处，”老柯特答道，“因为幼稚的心灵是很容易感染的。孩子们看到那种事情的时候，你懂吗，就会受到……”

我赶紧把麦片粥塞满一嘴，生怕自己发出恼火的喊声。这个讨厌的酒糟鼻、老孺头！

那天我很晚才睡着。老柯特居然叫我孩子，真使我懊恼，可我仍然动足脑筋，琢磨他那些吞吞吐吐的话究竟有什么含意。在黑魑魑的房里，我在幻想中似乎看见那瘫痪的神甫呆滞的、灰白的脸。我连忙把被子拉上些，蒙住头，一面想像圣诞节的景象。但是，那张灰白脸仍然盯住我。它在喃喃细语。我知道，它要忏悔什么罪过。我感到自己灵魂出窍，飘荡到一个邪恶的地方，心里却乐滋滋的。但在那里又发现那张面孔正对着我。它开始用轻微的声音向我忏悔，而我兀自纳闷：它为什么老是笑眯眯的，为什么那嘴唇上唾沫黏糊糊的。随后想起来了，它是由于瘫痪而死的，于是感到自己也吃吃地笑起来，仿佛表示赦免他那买卖圣职一般的罪孽。

翌日，吃过早饭后，我到大不列颠街去瞧一下那栋小屋。这是一家不显眼的商店，招牌上笼统地称做服装店。里面主要出售儿童毛线鞋与伞。平时，橱窗里总是贴着一张告示：换新伞面。此刻却看不

^① 罗森克洛兹，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初一种教派，据说其成员专门传播神秘的传闻；该教派由基督徒罗森克洛兹于1484年创立。这里用作隐喻，意为那孩子喜听神秘的故事。

见告示了,因为百叶窗拉上了。只见门环上用绸带系着一束绉纱花。门口有两个穷婆子和一个送电报的男孩,正在念花束上别着的一张卡片。我也走过去,凑近了念道:

一八九五年七月一日

詹姆斯·弗林神甫(前属圣凯瑟林教堂,米斯街),终年六十五岁。

R. I. P. ①

念着卡片上的字,我才确信他果然死了。这一下进不去了,心里很烦恼。要是他没有死掉,我就可以走到店堂后面那间阴沉沉的小屋里,看他坐在炉边安乐椅上,全身几乎都缩在大衣里边。也许姑妈又会叫我捎一包土司牌高级鼻烟给他。这个礼物会使他精神振奋,不再昏昏欲睡了。不过,每次都是我把烟末倒入那只黑色鼻烟盒内,因为他的手抖得厉害,如果自己倒的话,准会把一半烟末撒在地板上的。即便我替他弄好了,当他用一只颤巍巍的大手,沾了些烟末子,送到鼻孔内时,指缝里还会漏出云雾般的粉末,落在大衣前襟上。或许是这些不断飘落的烟屑,使他那老古董似的法衣泛出一种退掉的绿色;即便他用手帕擦掉落下的粉末,也不顶事;并且那块手帕,原来是红的,却也因长年累月地沾上鼻烟,变黑了。

我很想进去,瞧瞧他,可是鼓不起勇气敲门。我离开了,沿着街道上阳光照耀的一边,慢慢地走,一面观看店家橱窗里的戏院广告,心里觉得奇怪:自己与这天气都不像碰到丧事而悲哀,甚至发现自己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,仿佛他的死亡使我摆脱了什么束缚。这种轻松感使我觉得内疚。对此,我感到奇怪,因为正如昨晚姑父所说,他曾教我懂得许多事情哩。他在罗马的爱尔兰学院读过书,所以

① R. I. P.,拉丁语 Requiescat in pace 的缩略,意为“愿他安息”。

能教我念准拉丁文读音。他讲给我听地下坟墓以及拿破仑·波拿巴的故事，还对我解释望弥撒时各种仪式的意义，教士披的各种祭服又有什么意思。有时，他为了自得其乐，故意提些冷僻的问题刁难我，譬如问我在某种情况下该怎么办，或者，这样那样的罪孽是十恶不赦呢，还是可以宽恕的，抑或仅仅是缺陷而已。这些难题使我感到：教会的某些规章制度是多么复杂，神秘莫测，而以前，我始终认为它们是非常简单的。现在我却觉得，教士对圣餐所负的职责、对忏悔必须保密的职责是那样严肃，怎么竟有人敢于担当如此重大的责任。他还告诉我，教会的神甫们写过像《邮政指南》那样厚的书，里面印着密密麻麻的字（恰似报纸上的法院通告），解答所有那些错综复杂的问题。我对此并不惊奇。不过，想到这点时，我往往答不出他的问题，或答得很蠢，要不就结结巴巴。这时他便微笑着，点点头，两下或三下。他教过我望弥撒时如何对答，并且要我记住。有时他考我，要我背诵；我就念经一般倒背如流。这时他便在沉思中微笑，点头，不时捏了大块鼻烟，轮流塞到两只鼻孔内。他微笑的时候，总是露出变黄的大牙齿，舌头伸出来，舔着下嘴唇——这个习惯在我开始跟他交往时，觉得挺不自在，后来熟悉了，也就不介意了。

当我在阳光下漫步的时候，记起了老柯特的话，就竭力回忆后来梦中的情景。我记得在梦里看见天鹅绒做的长窗帘，还有一只古色古香的吊灯。我觉得自己漂泊到了遥远的地方，在风土人情都很陌生的异乡——或许到了波斯吧……^①但是，我记不起梦的结尾了。

那天黄昏时分，姑妈带我到丧事人家去。夕阳已经西下，可是那屋子朝西的窗玻璃上，仍然反射出一大片金色与褐色交织的云彩。南尼在客厅里接待我们。如果向她大声问候，那是不得体的，所以姑妈仅仅同她握了下手。那老太太朝楼上指指，意思是问我们要不要

^① 参看《阿拉比》一篇中，少年主人公对阿拉伯的憧憬。

上去；姑妈点点头，于是老太太引领我们，沿着狭窄的楼梯，费力地拾级而上，她那垂下的头几乎同楼梯的扶手一样低了。到了二楼的平台，她停住，并向我们招手，鼓励我们走向死者的卧室，那儿的门打开着。姑妈进去了，我却踟蹰着，不敢向前；老太太见我害怕，便连连招手。

我终于蹑手蹑脚地匍进去。落日的余晖透过窗帘花边的隙缝，映照得房里满是淡淡的金黄的暮色，烛光在暮霭中看上去宛如纤弱的黯淡的火焰。他躺在棺木里。南尼首先跪下，姑妈和我也跟着跪在床脚边。我假装祈祷，但心不在焉，因为老太太的喃喃声使我分心。我瞧见她的裙子背面用什么东西胡乱钩住，那双布鞋底破旧得塌到一边。当时我忽发奇想，好像躺在棺木里的老教士忍不住微笑了。

然而，我想错了。当我们站起来，走到床头时，我看见他没有微笑。他安卧着，庄严而魁梧，身穿祭服，仿佛要上圣坛似的，一双大手勉强捧住圣餐杯。那张灰白的脸挺大，脸相异常狰狞，深陷的鼻孔黑洞洞的，头上一圈稀稀拉拉的白发。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气息，那是花香。

我们在胸前画了十字，便离开了。在楼下的小屋子内，我们看见伊丽莎端坐在安乐椅中。我摸索着，走向一个角落，那儿有我坐惯的椅子。这时南尼走到餐具柜前，取出一只细颈瓶子，里面盛着雪利酒，她还拿出几只酒杯。把这些放在桌上后，她请我们饮一小杯酒。尔后，听见姐姐吩咐， she 就把一只只杯子斟满雪利酒，递给我们。她再三要我吃几片奶油薄脆饼，但我婉辞了，因为我想，吃那种饼干会发出很大的响声。由于我不肯吃，她似乎有些失望，便悄悄地走到沙发边，在姐姐背后坐下来。谁都不吭声，大家都凝视着没生火的壁炉。

姑妈等到伊丽莎叹了口气才说：

“哦，呃，他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了。”

伊丽莎又叹了口气，垂下头，表示同意姑妈的看法。姑妈摸弄着

酒杯的柄儿，随后呷了一小口。

“他可……安宁吧？”她问道。

“嗯，很安宁，夫人，”伊丽莎答道，“简直看不出什么时候断气的。他死得安安稳稳的，赞美上帝。”

“那么，一切都……”

“礼拜二，奥鲁克神甫陪了他整整一天，给他涂上油^①，为他做好所有的准备。”

“那时他清醒吗？”

“他很乐天知命。”

“他看上去确实乐天知命，”姑妈说。

“我们请来给他梳洗的那个女人也这么说的。她说，他看起来完全像睡着了，那么安详，听天由命。说实话，谁都没料到，他的尸体会这样体面的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，”姑妈道。

她再呷了一小口，随即说：

“嗯，弗林小姐，无论如何，你们尽力办了他的丧事，一定觉得很宽慰吧。我得说，你们姐妹俩待他好极了。”

伊丽莎抚平在膝盖上皱起的衣纹。

“啊，可怜的詹姆斯！”她说，“上帝知道，我们不管多么穷。办得到的全办了——我们不愿眼看他临终与死后缺少什么。”

此时，南尼的头已经靠在沙发垫上，似乎要入睡了。

“瞧，可怜的南尼，”伊丽莎瞅着她，说，“她累坏了。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俩，她和我做的：请那个女人来替他梳洗喽，然后为尸体打扮喽，买棺材喽，还得安排在小教堂望弥撒。要不是奥鲁克神甫帮忙，我会手忙脚乱，不晓得干了些什么呐。正是他给我们带来那些花儿，从小教堂里拿了两枝蜡烛，还写了讣告，登在《自由人会报》上；他还

^① 这是为基督徒临终前举行的仪式。

保管所有殡葬的文件，以及詹姆斯的保险单呢。”

“他太好了，不是吗？！”姑妈道。

伊丽莎闭上眼睛，缓缓地摇摇头。

“唔，没有什么朋友比得上老朋友嘛，”她感叹起来，“说到底，任何朋友都是靠不住的。”

“是啊，的确如此。”姑妈说，“眼下，既然他已经永远安息了，我想他一定不会忘记你们俩以及你们待他的一片好心。”

“啊，可怜的詹姆斯！”伊丽莎说，“他没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。同现在一样，他生前在家里也是声息全无的。不过，我知道他去了，再也不回来了……”

“正是一切都了结后，你才会想念他的，”姑妈道。

“我懂得，”伊丽莎说，“我再也不会每天端给他牛汁茶，你也不会再给他送鼻烟了，夫人。啊，可怜的詹姆斯呀！”

她打住了，仿佛在回忆往事，尔后又看透似的说：

“告诉你，我看出他后来一阵有些怪气。每当我给他端去热汤的时候，总是发现他日常用的祈祷书掉在地上，人靠在椅子上，嘴巴张得老大哪。”

她把一只手指搁在鼻子上，皱了下眉头，然后说下去：

“可是不管怎样，他老是说，趁夏天没有过去，要拣个天气好的日子，乘车出去，只是为了再看一下爱尔兰镇的老家——我们都是生在那儿的。他还说，要带我和南尼一起去呢。他又说，只要能租到一辆新式四轮马车就好了，喏，就是那种没有一点噪声的、轮子滑溜溜的新车。奥鲁克神甫跟他讲过：到爱尔兰镇去的路上，在约翰尼·拉什车行里能租到那种车子，一天花不了多少钱；这样，我们三人便可以在一个礼拜天的傍晚，乘车去游览了。他是打定主意要这样做的……可怜的詹姆斯啊！”

“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！”姑妈道。

伊丽莎掏出手绢，擦擦眼睛。随后，她把手绢塞进口袋里，接着

凝视没生火的壁炉，默不作声。过了一会才说：

“他总是太认真了。对他来说，当个神甫，担子太重啦。而且可以说，他一生都不怎么顺利呢。”

“不错，”姑妈说，“看得出他是个失意的人。”

小屋子里一阵寂静。我趁这机会趑到餐桌边，把给我喝的一小杯雪利酒尝了几口，随即悄悄地回到角落里，坐在椅子上。伊丽莎似乎陷入冥想，出神了。我们尊重地等待她打破岑寂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祸根是他打碎的那只圣餐杯^①……那是不祥的开端。当然啰，人们说这没什么，我的意思是，杯子里没什么东西。不过，尽管如此……人们还说，是那孩子闯的祸呢。^②但是，可怜的詹姆斯，神经太脆弱了，愿上帝怜悯他吧！”

“真是那样吗？”姑妈问道，“我听到了些流言飞语……”

伊丽莎点点头。

“正是那件事刺激了他的头脑，”她说，“从此他就独自闷闷不乐，跟任何人都不搭话，只管一个人荡来荡去。有一天晚上，有人请他去访问一家教友，可哪儿也找不到他。人们到处寻找，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，但仍然无影无踪。于是，教堂的执事提议：不妨到小教堂去试试看。这么着，大伙儿拿了钥匙，打开小教堂的门。那位执事、奥鲁克神甫与那里的一位神甫带着灯火，进去找他……你猜怎么着，他果然在里面，在黑黝黝的教堂里，兀自坐在他那小小的忏悔室内，完全清醒，不过好像在格格地痴笑，你懂吗？”

她蓦然打住，仿佛在倾听什么声音。我也竖起耳朵谛听，可是屋子里阒无声息。我这才悟到，老神甫仍然静静地躺在棺木里，正如我

①② 这一段是全篇的主旨，“圣餐杯”象征宗教信仰；参照《阿拉比》一篇中，少年“捧着圣餐杯，在一群仇敌中间安然穿过”一节。这里“打碎……”与“闯祸”大约暗示失去宗教信仰。

们刚才看见的那样：在死亡中庄严而狰狞，胸口放着一只无用的圣餐杯。

伊丽莎重新说下去：

“他完全清醒，却好像在痴笑……当时，他们看见那副模样，自然以为他有点毛病了……”

孙 梁 译

偶 遇

全靠乔·迪伦我们才知道蛮荒的西部^①。他有一个小型书库，里面全是过期的报刊：《米字旗，加油》^②与《半便士奇观》。每天傍晚放学后，我们总是聚在他家的后花园内，玩印第安人打仗的游戏。他那游手好闲的胖弟弟利奥跟他一起据守马厩的草料棚，我们便猛攻，想占领它，或者，大伙儿在草地上玩激烈的对阵战。可是，不管我们怎样英勇作战，却从未在围攻与战斗中打过胜仗。每一次较量的结局总是乔·迪伦跳起胜利的舞蹈。他的父母每天早晨八点钟到加德纳街去望弥撒；他家的大厅里留下迪伦太太身上散发的一阵阵淡淡的芳香。不过，对我们这些年纪较轻、胆子较小的同学来说，迪伦玩起来太狠了。他看上去活像一个印第安人：在花园里狂跳乱蹦，头上戴一只旧茶壶套，攥紧拳头猛敲马口铁罐，一面呐喊：

“侠！侠客，侠客，侠客！”

因此，当我们听到他以后将当教士的消息时，谁都不信。然而，这是真的。

我们全都有不守规矩的习性。在这种风气影响下，什么文化水

① 蛮荒的西部，指美国历史上未开发的西部。当时的居民大都是印第安人。

② 米字旗，英国国旗的别称。原文是 The Union Jack，照字面直译是“联合杰克”。实际上，英国国旗的图案用代表圣乔治、圣安德鲁与圣佩特利克的三个十字交错而成，故称 Union（联合）。以前我国对此旗的俗称是“米字旗”，故在此借用。“杰克”在这里意为标志国籍的船首旗。该刊和下面的《半便士奇观》都是当时流行的通俗画报。“半便士”意为“廉价”。

平不同喽、体格有强有弱喽，都不在话下了。大伙抱成一团，但有的大胆，有的嬉笑戏谑，有几个却心惊胆战。我就属于最后一种，尽管扮着印第安人，其实勉强得很；只不过怕人家说我是书呆子，毫无大丈夫气概罢了。实际上，在文学作品中叙述的蛮荒西部的冒险故事，同我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，但至少给我打开了逃避生活的大门。我比较喜欢看些美国侦探小说，那是由几个性子暴躁的、邋遢而又漂亮的姑娘传来传去而看到的。虽然这种小说没什么违碍的，并且有些还带有文学意味，但在学校里却只能私下里流通。有一天，勃特勒神甫叫学生背诵《罗马史》中四页课文时，发现笨手笨脚的利奥·迪仑偷看一本《半便士奇观》，便责问他：

“这一页还是那一页？什么？是这一页？哼，迪仑，站起来！背吧……‘这一天刚……’背下去！哪一天？唔，‘这一天刚破晓……’你念过没有？口袋里藏着什么？”

利奥·迪仑只得把那本画报递给他，这时大伙都扑通扑通心跳，脸上却装出莫名其妙的样子。勃特勒神甫一页页地翻看，皱起了眉头。

“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？！”他厉声道，“阿巴奇^①酋长！你不学罗马史，却看这个？！要是我在学校里再查到这样不成体统的东西，哼！我想，写这种故事的人准是个糟糕的家伙，为了挣些钱喝杯酒，胡写一通。像你们这样受教育的学生，却看这种下流的东西，真叫我吃惊。如果你们是国立学校^②的学生，那我还能理解。呃，迪仑，我严肃地告诫你，要好好读书，否则……”

在学校里头脑清醒的时候，听见老师这样责备同学，我心目中奇妙的蛮荒的西部黯然失色了；并且，利奥那胖乎乎的脸上惶惑的神色使我不那么着迷了。但是放学后，摆脱了学校的约束，我又渴望

① 阿巴奇，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。

② 当时，在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，国立学校被认为是比较低级的。

那种狂野的感受，一心想逃避日常生活，而只有那些描绘动乱的画报才能满足我的欲望。不过，每天黄昏模仿打仗的游戏，终于同每天上午学校的功课一样，叫我厌倦了，因为我要亲身经历真正的冒险。可是我想，一直待在家里不可能有真正冒险的经历，非到国外去不行。

快放暑假了，我决心打破沉闷的学校生活，哪怕去玩一天也好。于是我同利奥·迪仑和另一个男同学马霍尼，打算去郊游一次。平时我们节省着，每人攒了六便士。我们准备那天上午十点钟，在运河大桥会合。马霍尼托姐姐找个借口，写封请假信；利奥·迪仑要他哥哥去说他病了。按照计划，我们将沿着码头路走去，直到船只停泊的地方，随后摆渡过河，上岸走一段路，去看鸽子棚。利奥·迪仑生怕碰到勃特勒神甫，或者校内其他人，于是马霍尼说：勃特勒神甫到鸽子棚那儿去干什么呢。这句话很有道理，我们都放心了。接着我便执行计划的第一步，就是要他俩各自交出六便士，同时也给他们看我攒下的六便士。出发前夕，我们最后张罗的时候，都有点激动。我们互相握手，嬉笑着，于是马霍尼说：

“明儿见，伙伴们！”

那一晚我没睡好。清晨，我第一个到桥边，因为我家离那儿最近。我把书藏在花园尽头垃圾坑边的草堆里，谁都不会上那里去的。尔后，我沿着运河岸边匆匆地走。那是六月上旬的一个早晨，阳光明媚，天气煦和。我坐在桥墩的盖顶上，得意扬扬地瞧着脚上单薄的帆布鞋，我在隔天晚上用白黏土把鞋精心涂白了。我间或望着驯良的马儿拉着一车上班的人，费力地爬上山坡。林阴道两侧树木蔽天，生机蓬勃，树枝上缀满嫩绿的新叶，阳光倾斜地射过叶缝，在河面上闪映。花岗石大桥渐渐变得暖洋洋的，我脑海里回荡着一支乐曲，便在花岗石上打着节拍。我快活极了。

坐在那里约莫五分钟或十分钟后，我瞥见穿着灰衣服的马霍尼走近了。他笑嘻嘻地爬上山，一会儿就攀上桥墩的盖顶，坐在我身旁